

先民
智自
慧

彝族古代哲学

王天玺 李国文◎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先民的
智慧

彝族古代哲学

王天玺 李国文◎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民的智慧 彝族古代哲学/王天玺, 李国文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9. 10

I. 先… II. ①王… ②李… III. 彝族 - 哲学思想 - 中国 - 古代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9312 号

责任编辑: 赵石定 张 强

封面设计: 高 伟

责任技编: 荣 璟

书 名: 先民的智慧 彝族古代哲学

作 者: 王天玺 李国文

出 版: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发 行:

印 装: 昆明市西站彩印厂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30000

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书 号: ISBN 7 - 5415 - 1758 - 5/B·14

定 价: 19.00 元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彝族的哲学萌芽	14
一 从人类思维认识发展规律说起	14
二 彝族古代哲学认识的 两大内容——宇宙和人类	17
三 彝族先民认识宇宙天地和人类的 自然顺序——先天地而后人类	21
四 彝族古代哲学万物分公母、雌雄的 原始自然辩证观	26
(一) 原始公母、雌雄观的语言遗留	31
(二) 古传史诗关于万物分公母、 雌雄的记载	39
第二章 关于天地起源的宇宙观	55
一 “化生型”宇宙观	55
(一) 虎体化生天地说	57
(二) 龙崇拜型天地化生说	61
(三) 牛体化生天地说	65
(四) 人体化生天地说	67
二 “创造型”宇宙观	69

(一) 彝文典籍中的“创世”说范例·····	71
(二) “创世”说包含的内容·····	74
三 自然演生宇宙观·····	77
(一) 宇宙原始无天无地说·····	78
(二) 宇宙原始混沌说·····	80
(三) 气、云、雾、水为宇宙本源说·····	87
(四) 天地万物自然演生的朴素辩证观·····	96
四 宇宙结构论·····	130
(一) 天地形状——天圆地圆和 天圆地方·····	131
(二) 天地结构——天分九层·····	137
(三) 天地存在——盖天和大柱撑天·····	142
第三章 人类起源论 ·····	155
一 图腾生人说——人虎同源·····	160
二 神造人说·····	169
三 自然演化生人论·····	180
(一) “水”生人·····	181
(二) “雪”生人·····	192
(三) “云”、“雾”、“露”生人·····	199
(四) “元气”生人·····	203
(五) “五行”生人·····	215
第四章 社会认识观 ·····	232
一 人类生死观·····	232
(一) 关于人类“生”的两种认识·····	234
(二) 关于人类“死”的两种认识·····	237

二 人类认识和知识来源·····	246
(一)关于人类在自然界中地位的认识·····	246
(二)关于人的认识和知识来源·····	248
三 社会历史观·····	255
(一)关于人类社会不断演进发展的 历史观·····	255
(二)关于“天”、“天神”和 “天命”思想·····	262
(三)关于奴隶主阶级是 “天意”体现者的思想·····	263
(四)关于人的行为成败由“运气” 决定的思想·····	264
(五)关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 受人治的思想·····	265
 附 录:	
彝族哲学、社会思想研究主要著述目录·····	267
 后 记 ·····	275

导 论

彝族总人口共 600 余万，分布于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的广大地区。其先民属古时中国由西北而南迁的古羌人，以及与西南地区原始土著居民相融合的古族群。先秦、两汉时期，汉文文献《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嵩”和“昆明人”，汉晋时期所载“叟”，主体是彝族先民。南北朝至唐宋时期所称“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以及元、明、清各代所称“罗罗”等，也主要是彝族先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上，反映彝族先民历史演进的，可以从大量考古发掘、彝语口碑记录（包括古传神话、传说等等）、古彝文文献、汉文文献记录、社会历史调查、传承于民间社会生产生活中的活史料等中找到证据。根据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至五六十年代对人类发祥地之一——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元谋县以及路南和贵州黔西等地的考古发掘证明，旧石器时代彝族原始先民处于原始采集、狩猎为生时代。新石器时代，彝族先民的社会逐渐发展到氏族聚落而居。此系考古学家对元谋大墩子和大理的佛顶、马龙、白云以及滇池东岸等地发现的古时“村落遗址”有“半穴居房屋”、“平顶房”或“草顶锥形房”以及“平地支石为灶”、“火塘内又支石块”^① 等事象中得到证明。与此时期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彝族先民的社会组织及家庭

^① 汪宁生：《云南考古》，1 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本书中所引涉及的资料较多，有的图书、文章的著者、译者、编者名较长，凡作者名较长的在本书中统一略去，特此说明。

则是以母系氏族为基础的社会，此即流传于四川凉山彝区民间史诗《勒俄特衣》所记录的“远古的时候，吾哲施南一代，生子不见父；施南子哈两代，生子不见父；……石尔俄特八代，生子不见父”以及所谓“找父”、“买父”^①的时代。新石器时代之后，彝族先民经历了铜铁并用时代。这一时代的社会组织是以父系氏族为基础建立的父系氏族公社，著名彝文典籍《西南彝志》和《夷夔樵濮》等书所载人类原始先祖从“希慕遮”到“笃慕”和“笃慕”后的“六祖分支”以及以后的主要家支世系，记录的就是与这一时代相衔接的事情。这些原始家支世系，都是按与古羌人同俗的“父子连名”方式记载的，亦即《西南彝志》所录“一世希慕遮，二世遮道古，三世古珠诗，四世诗雅立，……”，以及《夷夔樵濮》所录“……一代撒克，二代撒克思，三代思阿撒，四代撒阿思，……”^②之类。父子连名制的出现，标志着彝族社会已由母系氏族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制时代。《史记·西南夷列传》载：从今洱海一带，东至滇池，北抵四川西昌的广大区域内，居住着“僇（人）”和“昆明人”，根据学界的考证，他们被确认为彝族先民，其中部分虽尚处“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部落阶段，但部分则随着父系制社会的确立和发展，跨入了以父系为主体的阶级社会，成为滇国、夜郎的主体民族之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亦即公元三世纪中至六世纪末，随着彝族先民居住区域的不断扩大，社会才有了新发展。在晋代

^①《勒俄特衣》，载《凉山彝文资料选译》，第一集，55～56页，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印，1978。

^②a. 罗国义等译：《西南彝志选》（谱牒志），1版，32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b. 罗希吾戈、杨自荣翻译：《夷夔樵濮》，1版，22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华阳国志》等书记载中，“昆明人”这一称谓则被用来概括包括云南和川南、黔西、桂西整个“南中地区”的“夷人”，此时“南中地区”的“夷人”，有时又被称作“叟”，其中已分化出了“夷帅”、“叟帅”，他们是“昆明人”部落中的贵族代表。这些“夷帅”为了发展，曾与汉族大姓豪族通婚联姻，从而达到彝、汉统治势力政治上的结合。此即历史上所称的“南中大姓”。史载诸葛亮平定南中，遭到孟获、高定、雍闿的联合反抗。孟获、高定、雍闿，就是当时彝、汉合流后的“南中大姓”。历史上，彝汉合流的“南中大姓”的统治曾经过激烈的摩擦、争斗、火并，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最后形成“爨氏”称雄的局面。

唐代有关文献记载，“南中大姓”争斗结果形成“爨氏”统治。“爨氏”家族统治辖区分为“东爨”和“西爨”。东爨统治辖区大抵为今云南昭通、东川、寻甸以东，至滇、桂、黔边，北达四川凉山东部一带，南至红河地区，其统治辖区内居民被称为“乌蛮”；西爨统治辖区大致在今曲靖、昆明以西，洱海以东，北抵金沙江，南至建水一带，辖区内居民被称为“白蛮”。根据史籍记载和学界考察研究，“东爨”、“西爨”社会发展不平衡。其中，“东爨”“乌蛮”多居山林谷间，“随水草畜牧”，“土多牛马”，“无布帛”，畜牧业较为发展，而农业、手工业、商业则相对落后，其统治者称为“鬼主”，“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其社会生产、生活、文化及其统治方式较多地保留了彝族先民的特点。“西爨”“白蛮”所居地区主要为坝区，土地平坦、肥沃，他们以种水田为业，农业经济和城邑、商业较为发达，且接受汉文化影响较多，有“邑落”、“牛马”，有“文字”，并且懂阴阳历数，说明生产、生活、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相当水平。是彝族社会中接受汉文化比较多，社会进步比较快的部分。彝族社会历来发展很不平衡，地区之间、支系之间差别很大。

“东爨”、“西爨”，“乌蛮”、“白蛮”的差别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

唐代，在云南社会历史发展上，也是在整个彝族社会历史发展上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一件大事，即是居住于今巍山一带彝族先民建立了“南诏国”。公元8世纪前后，洱海附近出现了六个彝族先民的乌蛮集团，史称“六诏”，居住于今巍山的“蒙舍诏”在其他五诏之南，故称“南诏”，史载“南诏”是一个拥有广大地区的多民族“国家”，根据学术界多数人的看法，南诏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

“南诏”灭亡后相继出现过“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三个短暂的“国家”，之后由白族段思平联合“东爨”“三十七部蛮”灭“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大理国王族虽属白族，但内部居民包含有许多民族，其中彝族仍占多数。大理段氏依靠与“三十七部蛮”的结盟而维持统治。社会发展至元代，云南设立“土官”制度，作为朝廷任命的“土官”——彝族统治首领自然成了世袭封建领主。到明代，云南实行“改土归流”，随着内地汉族生产方式和文化的不断输入，有力地促进了彝、汉交错杂居，彝区很快进入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社会。到清代雍正年间（约公元1723~1735年），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大力推行，居住云南中部尤其是坝区与汉族相杂居的彝族社会，其封建领主制基本上逐渐被封建地主制所取代。不过，在部分边远的彝族聚居区，由于受到交通和内地生产方式和文化影响的制约，直到清末民初，部分“土目”统治区域仍然存留着封建农奴制。

概括而言，在社会历史发展这幅冗长的画卷中，彝族社会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无论是初期奴隶制、封建领主制，还是封建地主制，在彝族社会中都有保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处于

各种社会发展阶段的彝族人民，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大门。

历史是人类创造的，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不仅“创造了人本身”，^①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文化，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客观表现。它是一个庞大系统，包括语言、文字、宗教、艺术、典章、民俗、礼仪乃至道德等等，而作为文化内容之一的思想、哲学则是构成文化的最高形式。任何一个民族，都随着她的社会历史发展而创造出相应的文化。

彝族作为古人类和远古羌戎遗裔之一，在自己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既传承了古羌戎族群的若干文化，又根据自己的社会生产生活历史发展特点，创造了富有自己民族性格和传统的文化，同时也吸收并传承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一部反映彝族思维、哲学认识发展的历史，就包含在这些文化的融合体之中。

今天我们研究彝族哲学，应该从何入手？历史唯物主义给我们作出一个重要指示：首先应当从系统审视彝族历史和构成彝族文化的若干重要领域入手。这些重要领域，包括语言、文字、宗教、经典、礼俗、文学，等等。

首先是语言。人类的语言是与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它是人类思维的外壳，是人类对现实的抽象，也是人类各民族构成的要素之一，因此又是各民族思维、思想、观念、感情、意识的交通工具。彝族先民在创造自己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彝语支。彝族语言，尤其是彝族古语，它不仅记录着彝族的早期历史，而且记录、印记着彝族先民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版，5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的原始思维以及对自然、社会、生产、生活认识的一切观念。所有抽象、概括的哲学认识观念，都是通过一定的语言得以保存和反映出来的。今天人们研究彝族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领域，无一能脱离语言，诸如研究彝族宗教、文学（包括宗教祭典、远古传说、创世古歌等等），因为它都是用彝语记录、传承的，因此首先必须从语言调查、记录、翻译入手。哲学也不例外，传承至今、并贯穿于宗教、文学、民俗乃至天文、历法中的各种认识观念，无一不是通过彝语得以记录和表达的。诸如一部系统叙述世界及其万物产生、演化、发展的著名诗篇《宇宙人文论》，这“宇宙”二字便是后人的翻译记字，而彝语的固有表达则为“‘突鲁’或‘妥陇’（thu³³ lu³³）”等。书中用于解释宇宙天地起源的根本物质，后人译之为“气”，而彝语则有它的固有称法——即“飒（Sa²⁴）”。同时，反映彝族哲学的所谓“阴阳”、“五行”、“八卦”等等，直至整部《宇宙人文论》记录的所有内容，原来都有着彝语的特殊称法、读法，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宇宙人文论》的内容，就是通过对彝文、彝语记录的翻译再现出来的。总之，凡具有彝族特点的各种思想认识，都通过彝语记录得以保存，并通过后人的翻译得以展示出来。拉法格《思想起源论》曾引维科研究《意大利古代的智慧》的话说过：“在拉丁语的泉源中”，就保存有“意大利古代的智慧”，从语言中就“可以知道它的哲学是什么样子”；又引斯丹尔的话说：人类的一切思想，“都可以从语言中发现，假如懂得分析的话”。^① 这里同样可以这样说，保存彝族古老智慧以及哲学认识的重要工具是语言。

^① 拉法格著，王子野译：《思想起源论》，1版，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彝族有自己的文字，史称“爨字”，“形如蝌蚪”，“字母一千八百四十有奇”。这种文字，现今学术界称它是一种古老的超方言的音节文字，即一个字形代表一个意义，据说总字数达一万余个。明、清记载中称此种文字为“爨文”、“𪚩书”，又因此种文字为彝族民间宗教文化人“毕摩”所掌握，故近人称之为“倮文”、“西波文”、“贝马文”、“白马文”、“毕摩文”或“古彝文”。此种文字有“……罗罗，相传他们的文字是老子牧童造成”^①诸说。古彝文是彝族先民用于记录语言、思想、历史的特殊符号，是彝族文化的重要形态之一。自古以来，彝族人民使用古彝文书写经典，经典卷帙浩繁，现今传承于民间的典籍，所记载的内容从社会、经济、历史到神话、传说、天文、历法、医药、宗教乃至祭仪、祭礼、占卜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彝族哲学就包含在这些经典中。

彝文经典是保存彝族哲学的宝库。不过，过去人们研究彝文经典，往往是各取所需，各有侧重。比如，研究历史的就往往侧重于经典记录的史事；研究宗教的就侧重于经典记录的教礼、规程；研究文学的就侧重于神话、史诗，等等，都是把自己的视野和研究触角投向各自所需的领域。其实，彝文经典所记载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包含着哲学。比如天文，彝文典籍记载中除了反映彝族先民对天文、历算的认识外，其中就包含着对宇宙天地存在及其运动的认识，这里不仅有科学认识，也有哲学认识。又如，彝文记事、记物、叙古的最大特点是以文学方式来表达，因此，很多以文学为题材的经典诸如神话、传说、史诗，则被视为文学。其实，古代的哲学与神话、传说以及初期文学并不分家，诸如中

^① 卫聚贤：《老子是云南的苗民》，载《古史研究》，第2集（下册），71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国古时所讲的最初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阳清为天，阴浊为地，女娲补天，伏羲坐方坛听八风之气而画八卦，直到大诗人屈原所作《天问》、《九歌》等等，其中无不包含着哲学，但又无不取材于神话。用拉法格的话说，那些反映早期人类哲学认识的神话、传说，它们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思想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想的朴素的和自发的形式之一”。^①亦正如周扬说过的：神话、传说“本来都是反映了古代人们对于世界的一种……认识”。^②今天，用这些观点重新审视彝文典籍诸如《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物始记略篇》、《彝族源流》、《勒俄特依》以及史诗《梅葛》、《阿诗玛》、《查姆》和与之相应、并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古歌、神话、传说、宗教、祭词、典章等等，不仅可以把它当作历史、宗教、文学来研究，而且应该把它当作彝族古代哲学著作、哲学史诗和哲学传说来研究。换句话说，研究彝族哲学，系统考察各类古彝文典籍是其关键。

彝族信仰宗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在彝族社会中都有传播，但集中体现彝族特点、保有彝族古文化传统，并在彝族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的是原始宗教和道教。史称主持原始宗教活动的人物为“耆老”、“鬼主”、“鬼师”或“奚婆”、“希幡”、“砚幡”、“兮波”、“朵兮薄”、“布慕”、“呗耄”、“毕摩”等等，故又称作“毕摩教”。彝族信仰原始宗教的历史与其先民所经历新石器时代的历史一样久远。考古学上著名的元谋大墩子等地遗址发掘、出土的所谓人死“土坑葬”、“瓮棺葬”、“仰身葬”、“侧身葬”、“屈

^① 拉法格：《宗教和资本》，1版，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② 周扬：《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艺术》，载《文艺报》，1952（24）。

肢葬”、“无头葬”以及与此相关的古斧、古铤、陶罐等随葬品，证明彝族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产生了复杂的人有灵魂的认识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处置死者的方法。原始灵魂观念以及灵魂崇拜样式的继续发展，从而形成了彝族的原始宗教。传承于彝族社会的原始宗教，其构成内容包括图腾崇拜、灵魂崇拜、自然崇拜等等。从《华阳国志·南中志》、《蛮书》、《新唐书·南蛮传》到《宣威州志》、《清职贡图》、道光《云南通志》等皆载：“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一切信使鬼巫”，并有“罗施（氏）鬼国”，“打牛、羊、犬祭其先，……”；“氏以竹为姓”，“葬无棺，……招其魂”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彝族原始宗教——毕摩教的信仰内容及历史。

彝族毕摩教的最大特点为：以毕摩为核心，用彝文书写、记录古传历史、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典章、医药等各类经典；重视祭祀、祛除、招魂、咒语、法术和占卜等等道场；善于推步阴阳历数、天文等等。宗教既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彝族的历史和文化，就包容在毕摩教这个大熔炉中。前述彝文经典中有所谓文学经典，其中以神话方式反映着彝族先民的许多哲学认识。现在从宗教的角度讲，其中也包含着哲学，而且是更重要的哲学。比如毕摩教重视各类祭祀道场，辅之于这些道场的有诸如《作斋经》、《指路经》、《开丧调》、《冷斋调》、《供牲经》等等，由宗教祭仪道场而论，各种祭祀、祈求、祝祷充满着种种非理性的色彩。但另一方面，在作各种祭仪时所诵念的各种经典，和其他文学经典一样，都要叙述天地万物来源，讨论自然万物发展变化，讲述人类来源和生死。因此，从这些神话讲述中又可以看到，其中孕育、包含着许多富有理性的哲理思辨，可以看到所讲述问题、范畴的严谨和规律的缜密，以及对宇宙天地本体的讨论，对天地存在、运动的描述，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人类

宗教之所以产生，首先在于人类必须解释自己以及自己周围所存在、发生的一切和所接触的一切，哲学的任务亦在于此。毕摩教经典记录彝族先民力图解释世界的本源、存在以及人与自然的所有关系，这就是哲学。至于说到宗教与哲学的关系，马克思论述得最精辟：“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理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①普列汉诺夫也说过，在“原始的宗教”里已经“包含着两个因素”，即一是“哲学的因素，即世界观的因素”，二是“社会道德因素”；又说，原始宗教的“唯灵论”就是“原始的哲学”，是“野蛮人的世界观”。^②人类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或民俗）乃至文学、科学、哲学……，最初都孕育、包藏在宗教中，这一原理也充分体现在彝族原始宗教中。

彝族社会历史发展为彝族哲学、社会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反映彝族精神生活的宗教、民俗乃至文学等等，体现着彝族先民的古传文化。语言记录着彝族先民对自然、社会及其一切事物认识的所有概念和观念。毕摩教经典综合记录着彝族先民的历史、宗教、民俗、神话、传说。彝族哲学乃至科学就包含在这些文化样式中。把彝族哲学从表现彝族文化的各种样式、各种形态中挖掘出来，便是本书的任务。

哲学是人们的“世界观”或“宇宙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认识。中华民族各民族在认识自然、改造世界、创造自己的历史的长河中，都对世界及其一切事物获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版，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1版，61、62、6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得过这样或那样的认识或看法，概括起来，就是她们的世界观或宇宙观，亦即哲学。只不过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反映人们哲学世界观的，并非一开始就以成熟、系统的理论形态出现，而大抵是以宗教、神话式的想像、幻想乃至直观、形象等等方式出现的。具体到各民族及其各种哲学认识，只不过有的幼稚或成熟，有的理论程度或低或高，有的系统或不系统而已。

打开彝族文化大殿，充满彝族智慧曙光的哲学认识可谓琳琅满目。本世纪 80 年代开始，学界便开始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着极大兴趣。但严格说来，人们对彝族哲学的发掘研究还仅仅是开始。面对彝族哲学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本书究竟以哪些内容为研究主体呢？我们根据彝族文化所包容的所有哲学认识作了初步梳理，认为下面这些内容更含有彝族思维发展、哲学认识的原汁原味。即：

一、彝族古代哲学认识的两大对象：宇宙和人类——先宇宙而后人类。

世界上很多古老民族都保有古传史诗或开天辟地之类神话和传说。它虽不如史书记录或哲学论著那样严谨、科学、有序，但其中贯穿着一条具有哲学认识价值的共同思路，即都要从叙述宇宙即天地来源开始，然后叙述人类及其万物产生、发展。这里面包含着一个重要事实，即人类思维发展、哲学萌芽初期，首先是对宇宙天地和人类发生兴趣，从而去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认识，其认识的核心又在于：宇宙先有天地而后有人类及其万物。这便是他们的最初哲学思维方法。翻开彝族典籍、神话、史诗，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也是这些内容，这反映出彝族古代哲学所认识的问题和思维方法与世界各古老民族遵循的是同一规律。不过，这一情况过去不为人们所留意。因此，本书将把对这个内容的探寻作为开篇。